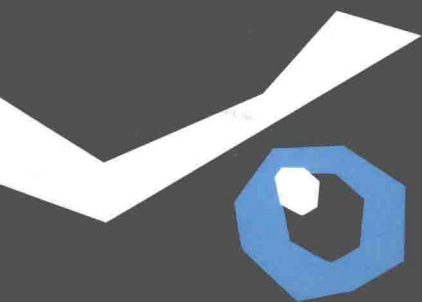


ENSAIO SOBRE  
A  
CEGUEIRA



# 失明症漫记

[葡]若泽·萨拉马戈 著 范维信 译

José  
Saramag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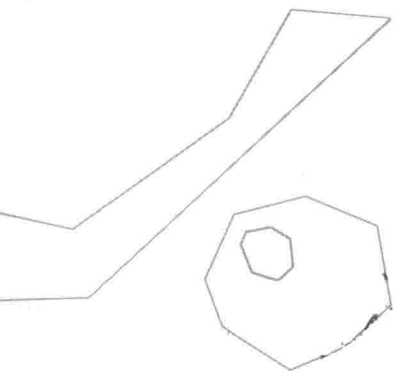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：  
一半是冷漠无情，一半是卑鄙邪恶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ENSAIO SOBRE  
A  
CEGUEIRA

# 失明症漫记

[葡]若泽·萨拉马戈 著  
范维信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José  
Saramag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明症漫记 / [葡] 萨拉马戈著; 范维信译. —海

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3

ISBN 978-7-5442-6411-2

I. ①失… II. ①萨…②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葡  
萄牙—现代 IV. ①I55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741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2-150

Ensaio sobre a Cegueira by José Saramago

Copyright © José Saramago & Editorial Caminho, S. A., Lisboa -1995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.

Nicole Witt e. K., Frankfurt, Germany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失明症漫记

[葡] 若泽·萨拉马戈 著

范维信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 马秀琴

特邀编辑 任国芳

装帧设计 韩 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90 千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411-2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献给比拉尔  
献给我的女儿维奥兰特

如果你能看，就要看见，  
如果你能看见，就要仔细观察。

——《箴言书》

黄灯亮了。前面两辆汽车抢在变成红灯以前加速冲了过去。人行横道边出现了绿色的人像。正在等候的人们开始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的白线穿过马路，没有比它更不像斑马的了，人们却称之为斑马线。司机们个个急不可耐，脚踩离合器，使汽车保持紧张状态，进一进，退一退，像一匹匹感到鞭子即将从空中抽下来的马一样躁动不安。行人刚刚过去，给汽车放行的信号还要迟几秒钟，有人说被拖延的这点时间表面看来微不足道，但如果我们用它乘以全城数以千计的信号灯，再乘以三种颜色不断变化的次数，那么它便成为交通堵塞，现在常用的说法是塞车，最为重要的原因了。

绿灯终于亮了，汽车猛地启动，但人们马上发现并非所有汽车都一样。中间一行的头一辆还停在那里，大概是出了什么机械故障，离合器松动，变速箱操纵杆不能入位，液压系统出了毛病，制动器不能复位，电路出了什么问题，要么事情简单一些，汽油用完了，这种情况不会是头一次出现。人行道上又聚集了一群行人，他们看见一动不动的汽车里驾驶员在挡风玻璃后面挥动着手

臂，他后面的汽车都在歇斯底里地鸣喇叭。几位驾驶员已经跳到路上，准备把出了毛病的汽车推到不阻碍交通的地方，他们气势汹汹地敲打关得严严实实的车窗，车里那个人把头转向他们，转向一边，又转向另一边，看得出来，他正在呼喊什么，从嘴的动作判断，他在重复一个字，不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三个，确实如此，等到终于有人把一扇车门打开之后才知道他在喊，我瞎了。

没有人会相信。从此刻匆匆一瞥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，那人的眼睛似乎正常，虹膜清晰明亮，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。但他双目圆睁，面部肌肉抽搐着，忽然间眉头紧锁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一切是因为他痛苦得失态了。在一刹那间，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消失了，他用攥得紧紧的拳头遮住眼睛，仿佛还想把最后一刻的影像留在脑子里，信号灯上那圆圆的红色光亮。人们扶他下车的时候，他还一再绝望地喊着，我瞎了，我瞎了；泪水涌出来，使那双他自称瞎了的眼睛更加明亮。会好的，看着吧，会好的，有时候是神经问题，一个女人说。信号灯已经变了颜色，一些好奇的行人围过来，后面的驾驶员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还以为普通的交通事故，他们大声抗议着，车灯碰碎了，挡泥板撞瘪了，都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混乱，叫警察来，他们喊道，把这堆破铜烂铁挪走。这时盲人哀求说，劳驾了，你们当中谁把我送回家去吧。刚才说是神经问题的那个女人认为，应当叫一辆急救车，把这个可怜的人送到医院去，但盲人说不要这样，他不想如此麻烦别人，只求把他领到他住的那栋楼的门口就行。我家离这里很近，你们这样就是帮我大忙了。那么，汽车呢，有人问道。另一个声音回答说，钥匙在车上，把车停到人行道上吧。不必要，第三个声音说，车由我来管，我陪这位先生回家。人群里发出一

阵表示同意的低语。盲人感到有人扶着他的手臂，来吧，跟我来，刚才那个声音说。人们把盲人安置在副驾驶座位上，给他系上安全带。我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他一边哭一边小声说；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，那个人问道。车窗外面，一张张好奇的面孔朝里张望，焦急地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盲人举起双手在眼前晃了晃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好像在浓雾里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；可是失明症不是这么回事，那个人说，听人说失明症看什么都是黑的；可我看一切都是白的；也许刚才那个女人说得对，可能是神经的问题，神经这个鬼东西；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是一场灾难，对，就是一场灾难；请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。就在这时响起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。仿佛失去视力有损于记忆力，盲人结结巴巴地说出地址，之后又补充道，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；那个人回答说，哎呀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今天我帮助你，明天你帮助我，我们都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呢；说得对，我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，哪能想到会遭遇这么一场劫难呢。他感到奇怪，怎么他们还停在原地不动。为什么我们还不走，他问；现在是红灯，对方回答；盲人啊了一声，又哭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再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是红灯了。

正如刚才盲人所说，他的家确实很近。但是，人行道都被汽车占了，找不到一块停车的地方，于是他们不得不到一条横向的小街上去找个车位。那里人行道太窄，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离墙只有一掌多宽，为了避免从这个座位艰难地挪到另一个座位，中间还有变速箱操纵杆和方向盘阻挡，盲人只得先下了车。他站在街道中央，没有任何依靠，只觉得地面在脚下滑动。他竭力控制住涌到喉头的焦急。现在，他伸出双手在面前神经质地舞动，仿佛



正在他刚才所说的牛奶海里游泳。就在他已经张开嘴要高喊救命的时候，就在这最后一刻，那人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，镇静，我领着你走。两人走得很慢，盲人唯恐跌倒，拖着两只脚往前挪，但还是不时绊在人行道上的高低不平之处。别着急，我们就要到了，那个人低声说，走了几步以后又问道，现在家里有人能照顾你吗；盲人说，不知道，我妻子大概还没下班，我今天出门早了点，马上就出了这种事；你等着瞧吧，不会出什么事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这样突然双目失明；我甚至还曾自吹自擂说永远不用戴眼镜，确实我也从来没有需要过眼镜；你看，我说得对吧。他们到了楼门口，两个女邻居好奇地看了看这个场面，我们那个邻居被一个人搀着过来了，但她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声，你眼里进了什么东西吗，她们都没有想到，所以他也就不能回答说，对，一个牛奶海进到我眼里来了。已经到了楼里边，盲人说，非常感谢，很抱歉，给你添麻烦了，现在，到了这里，我自己来吧；这怎么行，我跟你一起上去，把你留在这里我会不放心的。两个人艰难地走进狭小的电梯；你住在几楼；三楼，你想象不出我心里多么感激你；不用感谢，今天我帮助你；对，说得对，明天我帮助你。电梯停下来，两个人走进楼道。想让我帮你把门打开吗；谢谢，这事我觉得我能做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，一个一个地摸索形状，最后说，大概是这一把，然后又用左手指尖摸索门上的锁孔，试着开门，啊，不是这把；让我看看，我来帮助你。试到第三把钥匙时门终于打开了。这时盲人朝屋里问道，你在里边吗。没有人回答，他说，正像我刚刚说的，她还没有回来呢。他伸出手向前摸索着走进门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估计的那个人所在的方向说，我该怎样感谢你呢；我只不过

做了应该做的事，那个好心人说，不用感谢，接着又补充一句，想让我帮助你安顿下来吗，或者在你妻子回来以前陪陪你。盲人突然觉得对方的热心十分可疑，显然不能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，说不定此时此刻这个人正谋划着怎样制服毫无还手能力的他，捆住他，用什么东西堵住他的嘴，然后下手把能找到的一切值钱物件通通拿走。不用了，不麻烦你了，他说，我没什么事了；慢慢把门关上的时候，他还一再说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
听到电梯下降的声音，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。此时，他没有想起自己的境遇，机械地抬手推开门镜的挡盖向外张望。外面仿佛是一堵白墙。他分明感到眼睛触到了门镜突出的金属圈，睫毛扫在小小的目镜上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遮蔽了一切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家里了，从屋里的气味氛围和宁静的环境就可以辨别出来，只要用手摸一摸，就能知道是什么家具或其他东西。他用手指轻触它们的表面，确实如此，但一切似乎也都融化于一种奇特的维度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参照点，没有东西南北，没有上下高低。大概所有人小时候都和自己玩过几次装瞎子的游戏，把眼睛蒙上五分钟之后就会得出结论，虽然失明无疑是可怕的灾难，但是，如果这不幸的受害者还保存着足够的记忆力，不仅记得各种颜色，而且记得各种物件的形状和样式，记得它们的平面和轮廓，那么失明症还算是可以忍受的缺陷，当然，这里指的不是先天失明。人们甚至会想，不错，盲人生活在黑暗之中，但这种黑暗只不过是缺少光亮，我们所说的失明症只不过是遮住了人或者物的外表，而这些人 and 物还完整无缺地存在于那层黑色面纱后面。现在，他的情况却相反，他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，这白色如此明亮，如此浓密，不仅仅吸收了一切，还吞没了

一切，不仅吞没了颜色，而且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，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。

他向客厅挪动的时候，尽管小心翼翼，走得很慢，用哆哆嗦嗦的手扶着墙壁，但还是把一个花瓶碰倒在地板上。他没有想到那里会摆着花瓶，也许是忘记了，也许是妻子出去上班时把它放在那里，准备回来以后再放到个适当的地方。他弯下腰，估量一下闯下的这个祸有多严重。水洒在了打蜡的地板上。他想把花捡起来，没有顾虑到玻璃花瓶破了，一个十足细长的玻璃片扎进手指里，他顿时又像个孩子似的流下泪水，一方面是因为钻心的疼痛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孤独无依的感觉，是啊，一个眼前白茫茫一片的盲人站在屋子中间，已近傍晚，天开始暗下来。他没有把花放下，由于感到血在流，他扭着身子从口袋里掏出手绢，草草把手指包上。接着，他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挪动，绕过家具，脚每次落地时都提心吊胆，唯恐会绊倒在地毯上，最后终于找到了经常和妻子坐着看电视的沙发。他坐下来，把花放在腿上，非常小心地解开手绢。摸摸手上的血，黏糊糊的，他有些心烦意乱，以为大概是因为看不见才这样，他的血变成了无色的黏稠物，变成了某种与他无关的东西，但又毕竟是他身上的东西，仿佛是自己恐吓自己。他慢慢抬起那只没受伤的手，轻轻地摸索，找到了那个像把微型宝剑一样的细细的玻璃碎片，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当镊子，终于把它完全拔了出来，然后重新把手绢包在受伤的手指上，缠得很紧，以止住一直在流的血，这时他已经筋疲力尽，斜靠在沙发上。一分钟以后，出现了极为常见的身体松垮下来的情况，这种情况往往在痛苦或绝望得打算放弃时出现，尽管单从逻辑上看，这种时候神经应该是紧张和机敏的，但一种疲惫和瘫

软钻入了他全身，与其说是真正的困倦还不如说是昏昏欲睡，但却同样沉重。他立刻梦见自己正在玩装瞎子的游戏，一次又一次地合上又睁开眼睛，每次都仿佛是旅行归来，等待他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世界，颜色和形状都清清楚楚，丝毫不变。但是，他发现，令他心安的确信背后隐藏着一个无声的疑问，这也许是场骗人的梦，一场迟早要醒来的梦，他不知道醒后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现实。还有，既然那种疲惫和瘫软转瞬即逝，既然他已处于准备醒来的半清醒状态，他认真地认为不应当继续这样犹豫不决，醒，还是不醒，醒，还是不醒，人总会经历这样别无他法只能冒险的时刻。闭着眼，这些花放在腿上，我这是在干什么呢，好像是惧怕睁开眼；把那些花放在腿上睡觉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妻子问他。

妻子本来就没有指望他回答。显然，她已经开始收拾花瓶的碎片，擦干地板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不想掩饰心中的怒火，这事你能干得了，可偏偏躺到那里睡觉，好像与你毫不相干似的。他没有说话，紧紧闭着眼皮保护眼睛，突然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心里惴惴不安，充满了急切的希望，要是我睁开眼睛，能看见东西吗，他问自己。妻子走过来，看见了带血的手绢，怒火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可怜的人儿，你这是怎么啦，她一边解开临时绷带，一边怜爱地问。这时候，他竭力想看看跪在脚边的妻子，他知道妻子在那里，过了一会儿，认定看不见妻子了，他才把眼睛睁开。我的瞌睡虫，你终于醒了，她笑着说。一阵沉默之后，他说，我瞎了，看不见你。妻子责备他，不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；我倒愿意这是玩笑，真的，我真的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；劳驾，不要吓唬我，你看看我，这里，我在

这里，已经开灯了；我知道你在那里，我听得见你说话，摸得着你，也估计到你已经把灯打开了，但是我瞎了。她哭起来，抓住丈夫的胳膊，这不是真的，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花滑到地上，落在弄脏的手绢上，伤了的手指又开始滴血，他仿佛想换个说法，把大事化小，于是低声说，我眼前一片白，一切都是白的，随后脸上露出凄凉的笑容。妻子坐到他身边，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，小心翼翼地亲吻他的前额，亲吻他的脸，又轻轻亲吻他的眼睛，你很快就会好的，你没有病，谁也不会转眼之间失明；也许是吧；告诉我，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，你感觉怎么样，什么时候，在哪儿，不，现在先别说，等一等，我们先找个眼科医生谈谈，你认识眼科医生吗；不认识，你和我都不戴眼镜；把你送到医院看看好吗；我这种病症，没有急诊；说得对，最好直接去找个医生，我到电话簿上查一查，看看在我们附近有没有诊所。她站起身，又问道，发现有什么变化吗；一点儿都没有，他说；注意，我去把灯关掉，好，现在怎么样；一点儿都没有；什么一点儿都没有；一点儿都看不见，像原来一样，还是一片白，我觉得好像没有黑夜。

他听见妻子快速地翻动着电话簿，吸着鼻子以忍住泪水，接着叹息了一声，最后终于开口了，这位可能行，但愿他能接待我们。说完她拨了个号码，问是不是诊所，医生先生在不在，能不能和他说话，不，不，医生先生不认识我，是因为情况非常紧急，好，谢谢，我明白，那么我跟你解释，但请一定转告医生先生，我丈夫突然间双目失明了，对，对，正像我刚才说的，突然失明，不，不是医生先生的病人，我丈夫不戴眼镜，从来没有戴过，对，视力非常好，像我一样，我也看得非常清楚，啊，非常感谢，我等一会儿，好，我等一会儿，医生先生，对，突然，他

说看一切都是白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甚至还来不及问他，我刚进家门就发现他这样子了，要我问问他吗，啊，医生先生，非常感谢，我们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失明者站起身。等一等，妻子说，我先把你的手指处理一下，说完就走了，过了一会儿拿着一瓶双氧水，一瓶碘酒，一些药棉和一盒外伤膏回来了。她一边给丈夫处理伤口一边问，你把汽车放在哪里了，但突然又说，可是，你当时那个样子，不能开车呀，要么就是在家里的时间失明的；不，是在街上，遇上了红灯，车停在街上，有个人帮忙把我送回来，车停在路边了；好，我们下楼吧，你在楼门口等着，我去把车开过来，你把车钥匙放在哪里了；不知道，他没有还给我；他，他是谁；就是把我送回家的那个人，是个男人；大概放在家里了，我看看；不用找，他没有进来；可是，钥匙总该放在个什么地方吧；很可能忘记了，没有注意，带走了；但愿如此；先用你的钥匙吧，以后再找；好，走吧，把手伸给我。盲人说，要是我好不了，成了这个样子，就不活了；劳驾，不要胡说八道，现在遇到的不幸已经够我们受的了；我瞎了，但你没有瞎，你不知道我多么难受；医生会治好的，你瞧着吧；好吧。

两个人出了门，来到一楼楼道，妻子把灯打开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如果有邻居来了，说话要自然，就说在等我，任何人看到你都不会以为你看不见，免得人们对咱们的生活说三道四；好吧，你不要耽搁。妻子快步走了。没有一个邻居进来或者出去。根据经验，盲人知道自动计时器仍有响声时楼道里的灯就会亮着，所以每当响声停下来他就按一下按钮。光亮，这个光亮，对他来说成了声音。他不明白，妻子为什么耽搁这么

长时间，就在旁边那条街上，大概八十米，一百米。如果我们去迟了，医生会离开诊所，他想。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，抬起左手手腕，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。他紧紧咬住嘴唇，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，还要感谢命运，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，否则，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。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，终于来了，他想，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，这是柴油机，是出租车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。妻子回来了，慌里慌张，十分焦急，你那个保护神，那个好心人，把我们的车开走了；不会，大概你没有好好找；我当然好好找了，我看得很清楚，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，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，她又补充道，那里没有，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；不会，不会，就在那条街，我敢肯定；那就是车不见了；那么，钥匙呢；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；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，要是他留在家陪着我等你回来，就偷不了汽车了；走吧，出租车等着呢，我跟你赌咒，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，我情愿少活一年；不要说得这么大声；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；也许他会回来；啊，对，明天来敲我们的门，说他一时粗心，请求原谅，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。

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，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，而他则低着头，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，心里不住地问自己，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，落到我头上，这是为什么呢。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，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；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睡着了，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。像

一条白色床单。他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，好像在说，放心，我在你身边。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，并不在意司机怎么想，要是你也像我一样，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，他像个孩子似的想，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，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。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，他看上去还算镇静，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，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，一边摇着头，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，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。

妻子告诉女接待员，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，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。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，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，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，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，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，盲人是去看眼科医生的。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，由于没有椅子了，她就站在丈夫旁边，我们得等一等，她伏在丈夫耳边说。他知道为什么，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，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，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，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，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。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，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，就在这时候门开了，女接待员说，你们两位请来一下，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，医生先生有吩咐，这位先生病情紧急。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，说权利就是权利，还说她排在头一个，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。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，但他们，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，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，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，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，再等更长的时间，这是极有可能的。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，让他去吧，



太可怜了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。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，妻子说，医生先生，非常感谢您的善心，我的丈夫；说到这里停住了，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丈夫瞎了，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。医生说，请坐，并亲自扶患者坐下，摸摸他的手，直接对他说，好，讲讲你的情况吧。盲人说，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，突然间就看不见了，一些人过去帮助他，一位老太太，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，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，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，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；医生先生，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。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。

医生问他，您从来没有遇到过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；医生先生，从来没有，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；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；医生先生，是这样的；像灯光灭了一样吗；更像灯光亮了；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；医生先生，没有；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；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；您有糖尿病吗；医生先生，没有；高血压和颅脑病呢；颅脑病我不懂，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，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；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，我是指今天和昨天；医生先生，没有；多大岁数；三十八岁；好，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。仿佛为了协助检查，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，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，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，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，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。把下巴放在这里，医生说，一直睁着眼睛，不要动。妻子走到丈夫旁边，把手放到他肩膀上说，你马上会知道，一切都将解决。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，转动极细的螺